

一进山,时间好像就面粉一样,松散下来。清早,人往往是被阳光拽起来的,接着洒扫院子,清理落叶和鸟的爪印。劈柴、生火。炊烟也是懒的,似乎比太阳爬上天空的速度还慢,接着才做早饭。

父亲在灶台上和面,我问他,要做什么饭?父亲反问,你想吃啥?不等我回答,他就说吃面啊。是往小米粥里煮面,还是汤面或者干面,让我选。

我笑着对父亲说,一天三顿做面,这瓦盆都快磨出包浆来了。听我这么说,父亲就叹气,他说我的胃已经跟外乡人没什么两样了。在我说弄点简单饭食的时候,母亲疑惑地瞪着我,说,这还不简单?又没让你包饺子!我确定我的胃已经在不经意间成了叛徒。整天琢磨着如何在吃上走走捷径。可乡村连个小卖部都没有,那些油盐酱醋的必须品都要在山下的镇上买,开三轮车来回就得两个小时。

有一次,我归乡前特地买了口电饭锅,又从山下买了袋5公斤的大米回来,中午,我炒了两个菜。那天,爷爷也在。我把米饭端上来,眼看爷爷不一会儿就把米饭扫荡一空,急忙站起来说,我给您再盛一碗。没想到,爷爷当即就拒绝了,说,不吃大米了。我安静地坐下来,他却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。过了好半天,终于忍不住问,饭还没做好?我说,我们这不是吃饭呢吗?爷爷环视着桌子,眼睛扫过他刚吃过米饭的空碗,问我,饭呢?接着,父亲站起身去堂屋取了

面食图腾

□刘云芳



两个馒头,又拿了一碟子剩咸菜过来,我才恍然大悟:在爷爷眼里,大米不能算作饭!我为这事笑得肚子疼,母亲却说,我们这肚子吃面吃习惯了,一顿不吃,感觉就像没吃饭似的,肚子都不答应。

父亲之前跟我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,别的东西买就罢了,连面条和馒头都买,这是 he 不能忍的。在他心里,每天做手擀面、发面蒸馒头那才

是过日子的样子。他有腿疾住院的那些天,吃得最舒服的饭不是我从饭店里特意为他订的菜,而是姑姑从他们出租屋里给他擀的面条。一把面煮在稀溜溜的小米粥里,配上一碗土豆丝,在我父亲那里就是人间美味了。只要有面条,哪怕配一截大葱也算得上好饭。

我奶奶最后那两年的时光都是在炕上度过的。母亲虽然之前对奶奶颇有微词,但还是一天三顿换着样儿给她做饭。蛋炒面、汤面、刀削面、猫耳朵、疙瘩汤……奶奶因此对这个儿媳格外感恩。在弥留之际,看见每个人都唤母亲的名字。嘴里说着,只有母亲愿意给她擀面吃。

在故乡,吃面不只是一种习惯,面食还是一种图腾,它描画着故乡人的情感和精神信仰。无论是小儿出生,还是老人归去,无论是庆丰收,还是新年串亲戚,都有不同的花样馒头融入其中。而面粉和水就像是男人和女人,它们在一起揉啊揉,你进我退,相互依附,最终形成一个面团,从这面团里,可以剥离出无数的东西来。

我本以为,在外地二十年,我的胃已经改变,饮食方面没有明显的趋向,格外包容。但等我怀孕之后,忽然发现,胃部对面食的记忆早已经生下根来,那些面食一次次在舌尖复原着它们的味道,就连做梦,脑神经也不断编织那些做面食、吃面食的情景。原来,面食才是我与故乡之间那根隐藏多年的脐带,它偷偷潜伏在我的味蕾上,一直都在。

谈天说地

我带孩子回了一趟老家,半个月后返回时发现,那些被我精心伺候过的花草,因为天气炎热导致严重缺水,很多已经成了“干柴”,不由得心生伤感。虽然心知疏于照料,失去在所难免,但忆起十多天前它们枝繁叶茂、花朵繁盛的样子,还是非常感伤!

清理掉枯死的花草,我对着一堆空花盆发呆,男主人安慰我:“你不是总说没花盆再种其他的花吗?现在有大把了。你可以重新把土翻一翻,种一些一直想种却没有种的花。”

听了他的一番话,我豁然开朗,就像一道阳光,钻进心头。可不是吗?空出了那么多花盆,又有理由买点喜欢的绿植装饰家里了。

我去花店淘来一叶梅、康乃馨、栀子花,这些品种都是我先前没有种的,我把它们移植到花盆里,摆放

一位白人在酒吧当调酒师,他年轻时曾是拳击手,身躯魁伟,肌肉发达,老来骨架还在。八十六岁时,他仍在工作岗位上。他八十岁那年我和他交谈,他说自己工作的理由是“家里的老妻唠叨终日,难以忍受,只好以‘工作’躲避”。这说得通。但是老妻在他八十三岁那年去世了,他依旧坚守岗位——是贪酒酒吧的酒随便喝而且不用付钱吗?不是,他没有酒瘾;是钱不够吗?也不是,他有三栋房屋,租金每月上万美元,三个儿女已搬到别处,无一“啃老”;是酷爱这个活计吗?从前是,现在体力明显不支,在酒吧可是要站着上班的。那么,所为何来?他承认自己这辈子年轻时家累重,专注于谋生,什么嗜好也没有培养,老来不会消遣,上班是

习惯

□方闲

仅有的寄托。

说来想去,他人生的最后一段,“习惯”乃是唯一的依靠。马克·吐温说:“习惯就是习惯,谁也不能将其扔出窗外,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它下楼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:习惯极为顽固,一下子戒不掉,要耗费心机一点点地去除。

可惜这位拿不起大号酒瓶的调酒师不但来不及,也压根儿缺乏扔掉唯一“拐杖”的勇气。对他而言,人生中至关重要的“为什么干活”,已经变成一个公式——为了调酒而调酒、为了打卡而打

卡、为了赶时间而赶时间、为了赚钱而赚钱、为“什么也不为”而为……我们熟悉的“为艺术而艺术”,那是抛弃功利主义的纯粹艺术家所践行的,至于绕不出怪圈一类,值得叹息还是庆幸?

被习惯主宰的活法,因循者自然轻松。一切早已被设定不必重新思考和学习,惯性推向哪里就往哪里,直到体力与智力都难以维系习惯时,他们便进入“倒数”——未必是到了终点,而是生活停摆于时间的空白,面对偏离“惯性”的一切,手足无措。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美国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橄榄球四分卫尤尼塔斯,有人问他为什么选择退休?他的回答引人深思:“我当然想多打两三年球,如果能换一条新腿的话……”

大家V微语

笨的我

□朵拉

●年轻朋友被人骂是笨蛋。心有不甘,向我投诉。

●笨,其实也不必生气。

●人要是知道自己笨,比较甘愿努力进取,过好自恃聪明,然后不求上进。承认自己是笨的,那就会心平气和去做笨功夫,一步一步慢慢来,有人嫌你,会不会太慢呀,你就回答,我很笨的,请你原谅啦。

●一般人可能不能容忍笨人,但会原谅,同情他比你笨呀。

●事事比人慢,因为笨,也可理直气壮。

●无论什么事做错,或是学习进度慢半拍,也不会焦急,想一想,自己本来就是笨的嘛,期待自然降低一点,偶尔有大进步的时候,会快乐得飞起。因为发现:原来自己还是聪明的。哈哈。

海外风情录

独白散步

□黄亚洲

我喜欢独自散步,或大街,或小巷,或湖畔,或随便什么小径,随小径落满什么颜色的花。

就一个人散步随意,可控步速,想快快点,想慢慢点,想忽然停下来莫名其妙看看天上云,也没事,或忽然斜几步,要摸摸墙前窜起的叶子,心想这是什么植物,香气这么淡雅。有时候忽地迎面一丝凉风,又闻天边几声鸟鸣,没来由地生了伤感,眼角顾自湿了,便掏手帕去揉,旁边也没人斜眼说,一爷们掉泪,什么出息!

这天一早,朋友们就嚷嚷说去看日出,说是太阳八点二十分吐红,大家动作快点,大家早餐厅对付一下就跟着出发吧。我便独独说下去了。山里海边看日出多回,不想经验重复,尽管那一刻撕心裂肺壮烈非常,自己心里打算,还是趁这个时辰独自走走为好。

这个小镇子七点多了天才蒙蒙亮,八点多出门,正好晨风习习,起伏伏的小街看去几乎无一行人,西班牙人睡得真香。

出了酒店,我便沿着一条我昨日晚上未曾走过的小街行走。那街干干净净,一路缓缓上坡,像要去天上,这种感觉叫我喜欢。

两侧铺子不多,都是关门的。街上偶尔有小汽车开过,溅起几片花瓣,除此之外,天地间寂静无声。

沿街走到坡顶之后,发现小街继续往前蜿蜒,同时也往两侧爬开,形成了十字路口。身立高处,似乎也可观望日出,见东边一片屋顶,瓦上已是血红了,想必伙伴们都在那里雀跃,相机啪啪不停。这个名叫龙达的小镇,海拔七百来米,居悬崖之上,观日出原本是理想的,而我,此刻,偏是独独望着西边。

这里望西面,风景好,脚下仿佛是个观景台,也有栏杆。扶栏望向西边,竟见视线下方沉淀着一大片沉沉浮浮的白雾,而悬崖下面的红色屋顶与黄色屋顶,便在这白雾里浮现,隐隐约约。山下人若抬头看雾,这雾就是云了。

而那深褐的粗重的峭壁,则一柱一柱地从那白雾里升起,笔直上蹿,与我的视线齐平,叙述着这个西班牙南部小镇的险峻。怪不得旅游手册要大惊小怪介绍,说这是个“云端里的城市”。

清凉的晨风迎面拂来,一缕又一缕,也不觉寒,倒是看得呆了。

心里忽然想,这晨风,这白雾,

这峭壁与躲在峭壁底部的那片隐隐绰绰的红瓦房子,还有我到此站立着的这小街的高端,以及默立在街旁的一群又一群精致的白墙房子,房子窗台上开放着的这些红的花、蓝的花、紫的花,甚至这小镇整个的早晨,现在,都是我一个人的,都入了我一个人的目光,吹在我一个人的皮肤上,进了我一个人的境界,这种感觉是多么的奇妙。要是有两个人出来散步,那这一切就得分成两半了,就得对半切了,这真是不敢想,就很有点缺憾了。你或许会说一加一大于二,一加二大于三,两个人三个人的感受加起来,互相一堆,就倍加丰富了。但在我,这仍不敢想,想的还是一个人好,我一个人呢,便会给予我周遭的景,以独份的美。

哪怕,对扑上来的清凉的风,一缕一缕的,我也给它,独份的拥抱。

独自散步,就赚个随意,满眼过去,都是景,都是独一份的感受,细细想来,都是平生的经历、偶得的体悟、自撰的哲学。

那些红的花、蓝的花、紫的花,连同那几只离开又粘合的嗡嗡嗡嗡的蜜蜂,都是回忆。

离开小街的高处,我又倒着走回去,这又是下坡的惬意了。眼里依旧是晨风里那些清凉的房子,窗台上那些彩色的秋天。只不过,楼墙上端的颜色有了变化,一种金色的耀眼的光亮在白墙上缓缓扩大着自己的面积。

我往东看,白房子与白房子的窄小的缝隙处,已经冒头的太阳果然已在闪现它的热情,一晃又一晃。

我的伙伴们肯定已经以集体欢呼的方式迎接它的露头,果然我刚进酒店,还没从兴奋里缓过劲来的伙伴们便一个劲嚷,你为什么不去啊,你不去太可惜了。

我笑笑,只不语。我要赶快回房收拾行李箱,旅行团即将出发。下一个点是塞维利亚,航海家哥伦布勇敢出发的城市。

朋友们啊,我那个闲散的独份的小镇早晨,看来你们没有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